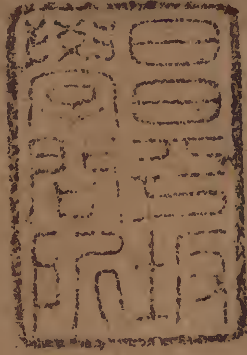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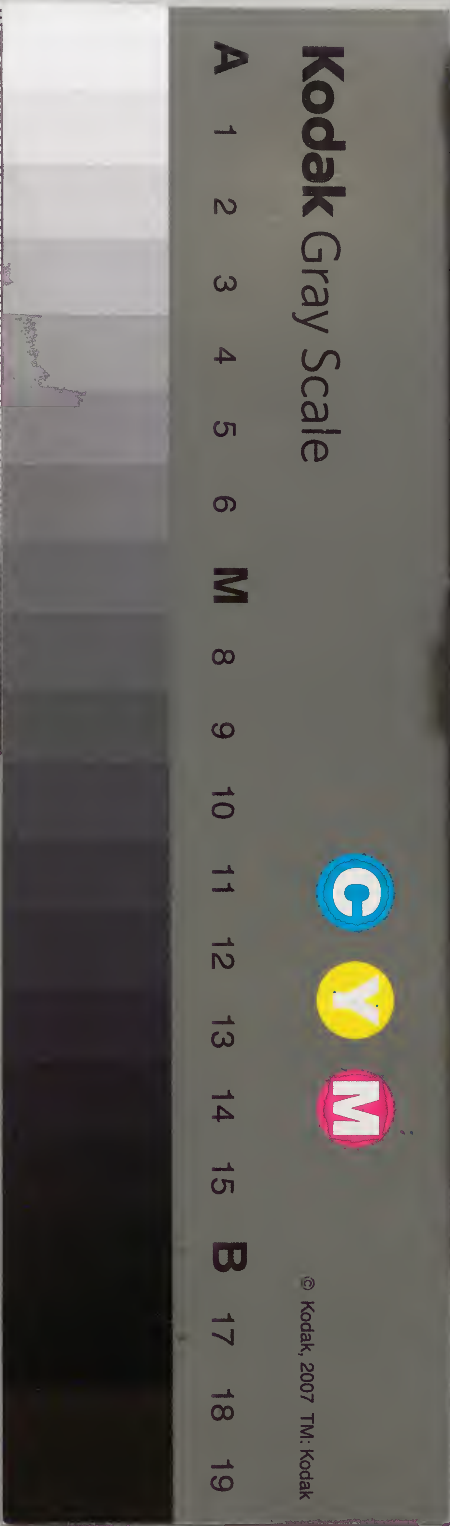
後漢書



漢書門			
三五	四五	五五	五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五	五五	五五	漢
函	三〇	八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89	
冊數	30(6)		
函號	279	65	





後漢書卷十六

禮儀志第二

淺草文庫

梁剡令劉昭注補

皇明國

子監

祭酒

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禮儀下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人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

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
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
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
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
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絲緹繪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繪十二重以玉為襦如
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
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
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哈珠玉
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
以珠哈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哈以貝槃冰如
禮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
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
大槃廣八尺長一丈
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

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

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

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璋
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竹使符到皆伏
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
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小斂如

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虛文畫日月
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
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
端門陞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
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
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
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

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

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

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

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也

東園匠武士下釘衽

截去牙

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二衽三束鄭玄注曰衽小髻

太常上太牢奠太官

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

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

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

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

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

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

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召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

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

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

施輕車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

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

民發喪臨三日

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

先葬二日皆日

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

皆無踐踐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徒跣也

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武吏布幘大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

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小

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

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

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

可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

以輦車皆去輔轡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襦幘太僕四輪

斬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

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

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

畧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

陵地居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二丈

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

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

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并閉劔

戶戶設夜龍莫邪劔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

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

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

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

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繪綺金寶米穀及埋

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

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日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

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

戈擊四隅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

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旂之柏黃陽爲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

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紉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

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想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晉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

知策用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此書也

矢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酉行南端為上笥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

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醢一醢一屑鄭玄注既夕曰黍飴

載以木柎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柎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輜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

衛既夕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箭長而

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猴也形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夕曰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

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虞罇四無虞爾雅曰大鍾謂之罇郭璞

注曰書曰笙鏞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篥以間亦名鏞虞鄭玄曰不懸之也

一簫四笙一箎一祝一欹一瑟六琴一箏一箏一坎侯

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千戈各一竿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

役器鄭玄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

之芻靈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神之類

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

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

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

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

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

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

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

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

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

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

葬川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柰何冒危險

不以義割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聲騎皆從

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

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

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

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祔於廟如

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絛絮以郭

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

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堦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備人無頭坐起

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

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

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太紅服小紅十

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織醴織服留黃冠常冠近臣

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阜每變服從哭詣

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

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光武

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

馬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

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

去雒陽十五里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

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

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

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章帝敬

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

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

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

南去雒陽二十九里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八步高

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

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一頃二

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

里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十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

司馬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寺舍在

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

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安帝恭陵山周二百

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

萬曆二十四年刊

禮儀志下

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五里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出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二百一十里祭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無敬也魏文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

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蘿爲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按董卓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爲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莫如無利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也上以避二害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欺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爲利甚厚固難禁也國爾大家彌富其葬爾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爲丘隴其高若山

陵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
爲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瞋也人之壽
父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情
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爲慮然後爲可今有銘其墓曰
此中有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爲世笑矣而爲之闕庭
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
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
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
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爲之豈
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
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
衣侈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衆而謀名丘大墓上曾不
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
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爲死者
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爲儉則不發不發則不
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冢掘齊未亡
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
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
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璆璠斂
孔子歷級而止之爲無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諡于祖廟如儀長

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丁季漢儀曰未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
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
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
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
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
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爲
議自此皆降
損於前事也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

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
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
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
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押銀縷
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
賜器宮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棺椁百官會送如
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
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
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
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着素
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朝臣中二千
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
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
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不
敢以戚凶服當尊者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
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

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
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
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
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
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
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
為發哀又臨其喪 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
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
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
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魚龍
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簟席為牆
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
事大鴻臚奏諡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諡如禮下陵

後漢書卷十六 禮儀志 十一
羣臣醜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廼隆

後漢書卷十六終

後漢書卷十七

祭祀志第七

梁刻金劉昭注補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祭祀上 光武節節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

祀志

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脩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圖曰建天

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

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

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圓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藟粟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禮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石土隨王所在而事祚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惓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辰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滄汗皐澤以

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

其泉河東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

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

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

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

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

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

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

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

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

列望外徑四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

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

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

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士

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

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

徑三里周九里營二重通八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

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

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

廣各二丈有闕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

萬曆三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十七 祭禮志

二

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為周道前望之外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一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寸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外徑十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外徑六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為周道士望之外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

兵破王邑百萬眾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壇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齧合四百六十四齧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齧合三百六十齧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墳也封封土築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

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

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

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鈞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甲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論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絲考績不

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

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

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

後漢書卷七

卷七

四

何緝帷帳紉席鉤命決曰自外至天地高帝黃帝各用

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

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

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

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

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

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禮日月北斗

無陛郭醜既送神犢俎實於壇南已地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

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

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

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

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

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神司禮官咸以為

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詔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詔

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何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

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墀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溢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三月上幸魯漢禮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繪縱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涓灑淫雖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

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

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

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

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

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涸凍

正月解凍太守潔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十既

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劑太守拜章縣次驛

馬傳送雒陽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

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

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

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

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

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

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為兆民上曰初

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

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

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

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乃上石

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

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

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恐所

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

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

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

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

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

夷吾難之季氏欲於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未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

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

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

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

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

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

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

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

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

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
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
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
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
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
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
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
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
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
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

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

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
封禪儀記曰直駕

正月二十八日發維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
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
氏瑕丘干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
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
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寺府舍諸王府
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
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中侯齊城外汶水
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八人先之山
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
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
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
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五尺
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一枚一細號石高丈二尺廣三
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
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
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

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磴窅
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
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
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日輒為之明復勉
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
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
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豁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
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
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細索可得而登也兩
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
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胃捩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
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
不避濕暗前有燥地日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
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
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
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村
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
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
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方石四維有距石
四面有關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

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
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
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
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
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
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口入
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
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遣侍

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

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山者

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望秩於山

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岳之長耳

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班于羣神孔安國曰

陵墳衍古之聖遂觀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

賢皆祭之矣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

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
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
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
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
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
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
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
拒九州平天下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
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二

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清河維命后經讖所傳昔
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
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
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
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
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
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
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
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
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

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陰律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

聘之禮范甯曰五等諸五玉侯世子執纁三帛孔安國曰諸

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牲范甯曰羔鴈也卿一

死雉也士贊范甯曰摠謂上所更各修職復于舊典在

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

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

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

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

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

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

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

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卓駕

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

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

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

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

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二百為貴臣諸公王

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于寶周禮注曰對

輦曰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

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

告祠泰山如親耕
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

輦升山
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更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

衣
封禪儀曰須更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

後西上畢位升壇
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

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
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封

儀曰騶騎三千餘
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

以五寸印封石檢
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

白黑各依
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

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
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

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
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

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

石石聲正謹但謹石無相應和者賜不能已口不能默

夜半後到百官明旦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

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

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踏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

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

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

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

發至梁甫九
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

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為壇後改

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
四月巳卯大赦天下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舉高羸勿出

元年租芻橐以吉日刻玉牒書由藏金匱璽印封之乙

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
虞典曰歸格干藝祖用特太尉奉匱

萬曆二十四年刊

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袁宏曰夫

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
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
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
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
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而農撫民之定業
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
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
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
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
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
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鬻鬻
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
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
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遠國同符改物者
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
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

可也若夫金匱玉
錄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卷十七終

萬曆四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十七

卷十七

十七

後漢書卷十八

祭祀志第八

梁剡令劉昭注補

皇明國子監

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祭祀中

北郊迎氣

明堂增祀

辟雍六宗

靈臺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入窻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

萬曆三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十八

祭祀志

一

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
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
圓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
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
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入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
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二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
十二漏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
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
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
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
上不忘 辟雍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
古也 辟雍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
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
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
泮宮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事 禮合
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事 禮合
日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
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觀日氣之所驗為萬
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大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
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

杆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暴署之灾陸
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
綜注曰於上班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可歷記
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
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
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
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
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
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為背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
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
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
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
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此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
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
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
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宗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
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
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
女效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
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

遠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
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
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
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
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
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
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
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
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
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
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
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
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
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
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
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
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
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

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
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
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
發明為四學焉文上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
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于戈秋冬
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
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
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
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
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
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
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
於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曰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
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
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
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
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

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

后尊號曰高王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

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

義鈞也而况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

陛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

三十三年正月辛

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南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獄在

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齧

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

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卽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

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

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

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

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

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

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

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

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纁各有差立夏

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

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

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南郊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

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

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

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

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

事天子入園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驅劉語在禮儀志立

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

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

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

萬曆二十四年刊

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
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
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
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
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
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
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
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
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
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蓋號曰助天
誅唱之以羽舞之以
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

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孝文十一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
其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
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
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

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

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

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

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

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

祠禮畢命 儒者論難 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

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

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

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

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今月

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

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

上帝禮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

方在大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

并禮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

玉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

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

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

不可當祭上從部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

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

類于上帝禮于六宗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

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

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

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

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其祀

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

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崇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禮

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答

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

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

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

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

萬曆三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之

卷之

二

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崇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崇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于山川崇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

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備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於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觀諸侯歸格于禰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禰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三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考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爲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

萬曆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八

卷八

八

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
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
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
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
禮巡符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
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上
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禮之言煙也三祭皆
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
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禮祀皆天神也曰
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
餘為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
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
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
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
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
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
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

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
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
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
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
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
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
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
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
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
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
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
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
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
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
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
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
樵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樵者積薪燔柴也今
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
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延光三年上東
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
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僂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
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飾
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卷十八終

後漢書卷十九

祭祀志第九

梁刻今劉昭注補

皇明國

子

監

祭酒

臣

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

漢舊儀曰故孝
武廟古今注曰

於雒陽校
官立之

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

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
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

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日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

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

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

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

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惟孝宣帝有功德其

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

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王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

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

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

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

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

幾年純奏禮二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
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
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
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
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為言諦諦謂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
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
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
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

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

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

祖南面握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釦器每室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十斤名曰惟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祖坐如左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太鴻臚大行令九賓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會孫皇帝敬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庖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乎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風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籒其嘉薦普淖醜

饗豐本明案醪用薦酌事于恭懷皇后尚饗淑辭賜皇
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
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
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光

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

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
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

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
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
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
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入
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
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
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
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
之舞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
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
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
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

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
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
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
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
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
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
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
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
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
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
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
進武德之
舞如故
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

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

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

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
章帝初即

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先帝躬履九德
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
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
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
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
顧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
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哉太尉熹等奏禮
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
四時禘食於世祖廟如孝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
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禘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
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
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
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竊
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
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
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
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以安刑措之時也百姓
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美
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

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禘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
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棖梅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
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
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
武宣元祖禘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
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
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

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
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
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
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
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九
祭也志
五

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
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
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
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
遂常祭因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
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
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乘聖哲龍興
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
好不飾瑩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勅慎終有始
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
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
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冲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

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
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
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間
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
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
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
藏廟外戶之外西牖
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
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
世為壇三世為墀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
於世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墀而祭之事訖還藏
故室迎送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
皆蹕禮也

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

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

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

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宗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

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

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主弄之亂光武皇帝受命

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艱權移臣下嗣帝殷勤

各欲衷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承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

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祫

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

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

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

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

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

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

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

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

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

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

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

及置章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主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

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

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於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上方壇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土官之名耳方壇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肩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首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

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無

屋有牆門而已

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二月

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

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

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禮記及國語

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

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為

稷至殷以柱父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

祀棄為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大司農鄭玄說古

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

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

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

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

封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稷

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

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

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

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

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

師報功也孔竈云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

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郡縣置社稷太守

于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又衆矣郡縣置社稷太守

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

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

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

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

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

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

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

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

有經綸之義朕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

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

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

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

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

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穀也

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

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

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

以為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叙上句當言

大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九

祭義

九

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者體數
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
祭各指其體今獨擷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
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
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及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
法曰周人禘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
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
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
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
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
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
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
當言田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
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
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
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
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
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
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

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
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肩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
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
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
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
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
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
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俸班
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
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
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
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
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賤句龍為土配比其
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
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
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
謂也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
五祀

門戶井竈中雷也韋昭曰古
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雷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

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

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

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

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待祠漢舊儀曰古時

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

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

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二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禮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

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

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

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

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

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

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

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

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

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贊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

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玉而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

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高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九

十一

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夫既封之

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

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

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與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遠以相

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

象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其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

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後漢書卷十九終

後漢書卷二十

天文志第十

梁剡令劉昭注補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一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
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
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宮二十八宿

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星經曰

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
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
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
輿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主東井太白主奎婁胃昂畢
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
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
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琅瑯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
壬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
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郡蜀郡梓潼辛亥
為廣漢癸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
日候之甲戌為魏郡渤海丙戌為安平戊戌為鉅鹿河
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
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己卯為零陵辛卯為
桂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
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丙辰為濟北戊辰
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東平任城凡八郡第

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丹

陽巳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凡六郡

第七星為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為潁州壬午為

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午為魯國凡五郡第

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菟丙寅為遼

東遼西漁陽庚寅為上谷代郡壬寅為廣陽戊寅為涿

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為五

原鴈門丙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西河庚申為太原定

襄壬申為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

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

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三皇適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

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善契之興五

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闢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

-11 194 24 869" data-label="Text">

官之書白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

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夏有昆吾湯則

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

之裨竈魏石中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

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觀

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

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

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鬪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

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

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

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漢

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謝沈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

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

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

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畧具辰耀之本今

寫載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

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

適建也樞運有迫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

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

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唯無如是者永久焉斯

謂溟溟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

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

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

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麗鴻蓋乃道之幹也道

侔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

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

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天文志

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待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舞道中。其可視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贏，形左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巳至多。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迥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

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蟠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猥蚘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月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憑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絲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絲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

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
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
何以摠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
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斲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
星之所墜至則石文耀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日月五星是
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
屈屈則留回留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觀于
東觀于東屬陽行速者觀於西觀于西屬陰日與月此
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
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
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
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
無度寔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
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
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
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
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
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
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畧

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
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
兩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
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
明者續
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

孛星者惡氣所生為亂兵星古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以孛德孛

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

曰孛孛之為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

以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鈞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

則女善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楊占曰其象若竹彗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穰之晏子曰不可

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彗星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李之與彗如似匪同張爲周地星李于張東南行卽翼軫

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

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強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以撞城爲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并力焱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

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渚水死者委積渚水爲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大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羸而北入太微是夫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軍皆以虎爲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巳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闢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以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爲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月辛亥月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人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與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

犯軒轅

子孟康曰犯七十以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

軒轅者後宮之

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

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

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

子孟

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為飛也

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

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

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

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火入輿

鬼過軫北庚申月在斗赤如丹者也

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

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

雷柳為周軫為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

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

船沂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

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途號為白帝於文

繁長書例未通

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

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

述女壻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

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滅宮破涪殺述弟

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

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

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之

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

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

已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

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

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氏暈珥圍角亢房六

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

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

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

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閭與軍下曲陽臨平呼

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

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

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

應

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星十月丁卯大星

流有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

鬼西北黃帝占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富之

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爲旱

郝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

炎長三丈韓楊占曰在昴大國起兵也

稍西

北行入營室犯離宮

韓楊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爲兵起也二月乙未至

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爲兵入除穢昴爲邊兵彗星

出之爲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

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

昴星爲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歙以事繫獄踰歲死營

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如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

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

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

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已西南出瑞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

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月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郝萌曰熒惑逆

行氏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

長五尺為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

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

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為水衝水出之為大水是

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

為喪有災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

除宮之象也荆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

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

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

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

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輿鬼五星天府也

日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鉞或以病亡或以誅斬火尅金天以制法其西南

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郝萌曰輿鬼者參之

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舉尸之東并治留尸與鬼故
曰天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
有干鉞乘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
男子從北入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棺木
倍價熒惑為凶衰輿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為大喪軒
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
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

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
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
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揚
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後漢書卷二十終

後漢書卷二十一

天文志第十一

梁劉劭注補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安四十六

和二十三 順二十三

殤一 質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
行光照地流星為外兵西南行為西南夷是時益州發
兵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古今注曰 閏九月辛

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芒相及十一月辛未土逆
行乘東井北軒轅第二星二年十二月戊辰月食火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天文志 一

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為
人主一曰陽爵祿事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
南百三十五日去天船為水彗出之為大水是歲伊維
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
河為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
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月陵鄉
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
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

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古

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
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見七十五日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

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歲多雨

水郡十四傷稼古今注曰十二月
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古

注曰歷斗建箕房過
角亢至翼芒東指滅見至五十日郝萌占曰客星舍
房左右羣臣有吞

藥死者又
占有奪地牽牛主吳越房心為宋後廣陵王荆與沈涼

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吳彭城古

宋地古今注曰十年七月甲寅月犯歲
星十一年六月壬辰火犯土星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為大喪質星為大臣誅戮

晉灼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

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顏忠等造作妖謀

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

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戌

午月犯木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

昴主邊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

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將兵

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為貴相昴為獄事客星守之為

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

公孫弘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不

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

乃見

石氏星經曰歲星守房良馬出既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

房右驂為貴臣歲

星犯之為見誅是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

逆謀自殺

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

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

進下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

微皆屬張張周地為東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為兵
喪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
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
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
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永昌太守
王尋走奔牂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傳
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
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

二月九日

古今注曰甲申金入斗魁

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

為三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二度長八九尺稍入紫

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四年六

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木火俱在參三月戊寅木火在東井六年

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轅大如拳歷文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木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郝萌曰歲星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

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宮天子之宮也客

星犯入留久為大喪後四年孝章皇帝崩

孝和承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

古今注曰大如

奉起參東南

有光色黃白

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桃色赤起大微東蕃石氏曰鎮

守參有二月流星起天棊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壬

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戌子土在參丙

辰流星起天津古今注曰星大如桃起天壬戌有流星

起天將軍東北行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為邊兵天棊為兵太微

天廷天津為水天將軍為兵流星起之皆為兵其六月

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

朔方並進兵臨私渠北鞬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

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

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月

月壬申鎮星在東井石氏曰天下水其大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

水火亦為日古今注曰土在東井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辛未

水金木在婁亦為兵又為匿謀郝萌曰辰守婁有兵兵起罷兵起巫咸石氏云多

火災古今注曰丙寅水在奎土在東井金在婁米火在昴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

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二月甲子水在古南端門第一星南

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

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太星東北

二尺所古今注曰丁丑火在氏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鷄子起

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

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

宮西行到胃消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鷄子起紫
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星紫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
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
黃言吉色青言憂色黑言水
出皆以所之野命東西南北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為
貴臣天津為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
津文昌為天子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弟篤
景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壻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
尉鄧疊母元俱出入宮中謀為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
發覺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宮閉城
門捕舉父長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
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竇

氏被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
甲戌月乘歲星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

井巫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
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旱又曰太白入東井留一日

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一
年遠五年古今注曰木在輿鬼七月壬午歲星犯軒

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為水石氏
曰為旱火犯房北第一

星東井秦地為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為法令及水金

入斗口中為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為將相其六

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東
井閏月巳丑流星大如桃起參北

西至參肩
南稍有光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

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

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

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為旱太白守參國

有反臣郝萌曰戊寅金火俱在東井郝萌曰熒惑守井有攻戰伐國也

從舍蓋二十日流國又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曰雜糴貴又將相死

五星有入軫者皆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司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為兵發司始入處之率一

日期十日軍罷石氏星經曰辰星守軫歲水郝萌曰鎮星出入留舍軫六十日不下必有大喪春秋緯曰大白

入軫兵大起郝萌曰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雜書曰大白守軫必有死王

心後九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

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火在心皆為大喪三星合

軫為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為外兵有死將三

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

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承元

八年九月辛丑夜有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

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

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

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天象志

七

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

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畢中占曰流星白為有使客大為大使小

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為近小行稍有光為遲

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

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繪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

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

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

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輿十一月乙丑軒轅

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為失

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犯軒轅在

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

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積有光色赤黃須

史西北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

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

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十月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

國有憂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為喪客星從紫宮西行至

昴為趙興鬼為死喪鉤陳為皇后流星出之為中使後

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即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為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

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巳巳有流星起天市

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氏巫咸曰辰星守氏多水災海中

二日天下大旱所在不收荆州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

女須女燕地天市為外軍水金會為兵誅其年遼東貊

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為爍為

大人憂古今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占曰多火

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年漢陽火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

南心為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為反臣雜書曰熒惑守心逆臣起

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亂客星在東井為大水荆州經曰客星干犯東井則大

臣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為車騎將軍弟

弘悝閻皆以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

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眾蔡

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遠國王事覺章自殺

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騭將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己亥熒惑出入

太微端門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河圖曰亂巳亥太白

入斗中古今注曰三月壬寅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淫刑也

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晝見為強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是時鄧氏方盛月犯

心後星不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

中為貴相凶臣昭案楊厚對曰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本國太后從之星

尋滅不見以斯而言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

太白入之災在貴相

是後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

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

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

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

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韓楊占曰大白入輿鬼亂臣在內臣昭以占為明堂

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合孛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注云陽弱

君柔不堪鈞命決曰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天失仁太白經天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

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

黃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遠期四十日又曰大臣當之亂國

易主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

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

日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強臣執國命在後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星經曰客星入守若出危

大饑民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

石氏經曰歲星入留輿鬼五十年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星經曰守鬼

十日金錢散諸侯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

石氏占太白入輿鬼中乙巳辰星入輿鬼中

臣一曰日病在女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

憂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

黃帝經曰大人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

易政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

入輿鬼

郝萌曰太白守輿鬼疾在女主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

熒惑犯守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者荆丁卯鎮

州星占曰熒惑犯鬼忠臣戮死不出一年中星在輿鬼中

黃帝經曰鎮入鬼中大臣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

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

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入

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

萬曆二十四年刑

後漢書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二

哭泣星占曰不一昂畢為邊兵又為獄事至建光元年

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騰等

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

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昂石氏星占太白守昂兵從門闕入主人走邠萌曰不

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昂大赦五月癸丑太白入畢邠萌曰太白入畢馬馳人走又

日有中喪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

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為亂臣太白犯

昂畢為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

白入輿鬼中為大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

為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中為貴喪是時大將軍

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黃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

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男厨監邴吉三

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

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

還道寢疾至葉崩閣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

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

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閻氏為太后北鄉侯懿

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

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
為天子是為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
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
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邵上書諫曰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為譴誡昔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齧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弒君血書端明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捨楛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客星一占曰魯星歷天市者為穀貴梗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八星為凶喪紫宮北辰為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真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憂魯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妄所宜干

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

月犯心七月丁酉犯昴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

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為強臣熒惑為凶輿鬼為死喪質星為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鬪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

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斗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
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
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
虛危虛危爲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
濟南五年夏熒惑守氏諸侯
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

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

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爲兵牽牛爲

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會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

又殺鄞鄞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

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臣昭案郎顛表云十七日巳丑客星氣白廣二尺

長五丈起天苑西南主馬牛爲外軍色白爲兵是時敦

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寘界虜掠

斬首二百餘級烏桓校尉耿畢使烏桓親漢都尉戎末

瑰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

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爲寇害以馬牛起兵馬

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顛傳陽嘉元年太白與歲星合

於房心二年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

古今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

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一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輿鬼永和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大星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

斗為吳

黃帝經曰不葽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為多火災一曰旱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畢口中

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八月

古今注曰巳酉熒惑入太微

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

輿鬼巳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

古今注曰十二月丁卯月犯衡

輔大星

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

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流星為使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輿鬼為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逵遽政陽定內署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騰賁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為羌所沒殺是其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
太白晝見八月巳酉熒惑入太微斗為貴相為揚州熒
惑犯入之為兵喪其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
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

營室及墳墓星郝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下亂易政以五色占之吉凶丁丑彗

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強侯外夷

胡應逆首謀也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

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太白晝見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

營室者天子常宮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

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昴為邊兵又為

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為寇又劉文刦清河相謝嵩欲立

王蒜為天子嵩不聽殺嵩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

以惡人所刦廢為尉氏侯又徙為犍陽都鄉侯薨國絕

歷東井輿鬼為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為三公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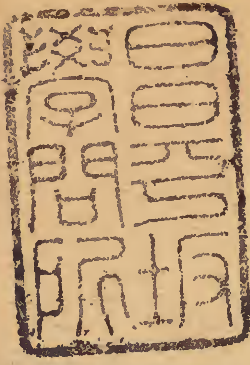
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固為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

至注張為周滅於軒轅中為後宮其後懿獻后以憂死

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二年正月巳

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丙辰月入斗中六月



後漢書卷三十一 孝

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
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

孝冲 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己亥太白晝見
韓楊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衣之會 明年正

月又崩

孝質本初元年 古今注曰三月
丁丑月入南斗 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

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

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為梁冀所鴆崩

後漢書卷二十一終

慶應五年

